

克林顿

[美] 吉姆·穆尔 里克·伊德著



東方出版社

克林顿

——只争朝夕的年轻人

〔美〕 吉姆·穆尔 著
里克·伊德

汪有芬 张彦等译

CLINTON

—Young Man in a Hurry

By Jim Moore with Rich Ihde

Copyright © 1992 by The Summit Group

©1992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The Oriental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ung Hwa Book Co., (H. K.)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For distribution in Mainland China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州萨米特集团 1992 年版译出

克林顿——只争朝夕的年轻人

Ke Lin Dun——Zhi Zheng Zhaoxi De Niangqingren

作者/[美]吉姆·穆尔、里克·伊德

译者/汪有芬、张彦、程应瑞、汪溪、成文等

责任编辑/邓蜀生

封面设计/怀龙

经销/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190,000

版次/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本书由我社通过中华书局(香港)得到台北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司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邮政编码 100705 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344-9/K·85 定价:6.90 元

内 容 简 介

对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你知道多少？这位来自美国一个小州阿肯色的年轻州长一鸣惊人脱颖而出，他有什么个人魅力和政治诀窍？他的家庭生活与出身东部权势集团或南部石油王国的大亨们有什么不同？本书给你提供一个简明的答案。

吉姆·穆尔和里克·伊德在过去 16 年中曾访问克林顿十多次，从与他的直接交谈中，获取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了解克林顿的关键是了解他在阿肯色州州长任内的治绩。本书描述了从 1983 年以来克林顿的州长生涯。这位 1946 年出生的年轻人，1979 年 1 月第一次出任州长时年仅 32 岁，当时被称为“阿肯色州的娃娃州长”。在 1983 年 1 月第二次再度出任州长后一直到他 1992 年竞选总统获胜，10 年治绩奠定了他为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回白宫主人地位的群众基础。本书还对克林顿夫人希拉里作了生动有趣的介绍。她在耶鲁大学对同学克林顿的最深印象是克林顿“吹牛说阿肯色州有世界上最大的西瓜”。这位克林顿夫人决非等闲之辈，阿肯色州的一家报纸甚至这样说：“如果克林顿不是早当上了州长，那么州长一职将是希拉里的了。”她也将是白宫历史上一位最有影响的第一夫人。

本书所附克林顿在 1991 年 10 月、11 月、12 月在乔治城大学的三篇演说，是他在 1991 年 9 月宣布谋求美国总统职位后的三篇纲领性的演说，读者们可以从这三篇演说中了解克林顿的“治国论”的发轫，用来对照他当选后的言行，看看他有什么变化，会是很有趣的。

出版说明

美国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在1991年9月宣布谋求美国总统职位,经过一年多波澜起伏的激烈斗争,在1992年11月大选中,以很大优势战胜了共和党在任总统乔治·布什,夺回了民主党的吉米·卡特1980年输给罗纳德·里根的总统职位。这是民主党12年来的首次胜利。

克林顿是美国最年轻的州长。阿肯色州是美国南部一个小州,面积在美国50个州中居第27位,人口则排在第30位以后。克林顿有什么高招?怎样得到美国选民的选票?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帮助读者对这位美国第42任(第52届)总统有所了解。

书中有克林顿在竞选过程中激烈攻击共和党的言论,这是竞选语言,不足为怪。不过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克林顿在谈到他的外交政策时,对我国进行了悖离事实的指摘,对我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为了存真,并让读者便于对照克林顿上台后究竟将如何动作,我们原文照译,未作任何删节。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

汪有芬(前言、第1、2章及第4章的后半部分)

成文(第3章)

张彦(第4章的前半部分)

汪溪(第5章)

程应瑞(第 6、7 章)

楚川、其丁(克林顿 1991 年在乔治城大学的三次演说)。

目 录

前 言	1
1. 为竞选总统的旅行	9
2. 成长之路	26
3. 一个开端的终结	54
4. 掌舵的岁月 1983—1988	71
5. 掌舵的岁月 1989—1991	141
6. “不容找借口”的希拉里	170
7. 重视教育的州长	183
8. 克林顿与白宫宝座	202
附录：克林顿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三次重要演说	221
新誓约：职责和重建美国社会	223
为了实行经济变革的“新誓约”	237
保证美国安全的“新誓约”	253

DB-48/27

前 言

我第一次见到比尔·克林顿是在1976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早上,当时我闯入了这个年轻人的家乡阿肯色州,在那里呆了一周。两年前,克林顿野心勃勃,但又有点不自量力,他企图把共和党在阿肯色州唯一的众议员约翰·保罗·海默斯密特赶下台,最后他失败了。这年,当美国独立200周年之际,他在没有共和党人反对的情况下,于11月刚刚成功地获得了阿肯色州司法部长的职位。

我高中的几个最好的朋友,曾在克林顿企图击败海默斯密特的竞选中为他出过力。当他们谈论这个民主党的神童时,我真是听得入迷。我曾现场观看并聆听他在1974年竞选后期发表演说。我惊奇地发现,在拉塞尔维尔,他如何把一群疲倦的、没精打采的听众,在短短的三分钟内,变成热情奔放、欢呼雀跃的人群。因此,我渴望和克林顿见面,但“渴望”两字远远不能表达我当时的急切心情。他当时正在向聚集在阿肯色州大学旧礼堂的几百名十多岁的青年人发表演说。他强调了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打下扎实基础的重要性,并指出我们对政治发生兴趣,这对未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兆头。

他演讲后在回答我们问题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一个热门话题,即约翰·F·肯尼迪被暗杀一案,是否应该重新恢复调查。这个问题自然对我是相当重要的。克林顿回答说,鉴于此案有许多自相矛

盾之处，他认为理应重新调查。他的这一回答使我感到满意。

在问题提完后，我抓住机会冲上讲台去和克林顿握手，并要求他签名留念。我对他的高度表达能力印象特别深刻，不管他面对的是少数人或是庞大的听众。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他有异乎寻常的记忆力。他所服务的对象恭维他时，他总是衷心感激。

在过去的年代里，我和比尔·克林顿的接触几乎变成经常性的。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我数次和他通信，告诉他我为了帮助吉米·卡特当选所作的努力。克林顿是阿肯色州卡特竞选班子的主席。我还记得当时他热情地给我回信，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7年，在他当选为司法部长以后，我给他打电话说，我想争取填补本州拉塞尔维尔学校的一名董事的缺额，征求他的意见。他告诉我说，“不要这样做，除非你真想要这个职位”。那年秋天，他第一次参加阿肯色州州长的竞选。我在几个车站遇见克林顿，他为了竞选在那里作短暂逗留。在一次会见中，他送给我一张签名照片。这是我1977年12月在阿肯色州技术大学念书时的事。至今这张照片还挂在我办公室里。它引起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当时我对政治已不是泛泛地感兴趣，而是有几分狂热了。

1980年，当我感到被吉米·卡特出卖以后，我转向了里根阵营，竭力帮助共和党人的事业，尽管那时我的功课负担很重，并且在当地的一家广播电台每天工作许多小时。我在政治上并非一贯地站在某一边，例证之一是我后来又支持民主党人克林顿竞选继任阿肯色州州长。和许多阿肯色州的人一样，我期待着克林顿将不会有什么困难去击败他的共和党对手，那位鲜为人知的小石城商人弗兰克·怀特。在选举的当晚，当我看到怀特领先，终于把州长

的官邸从克林顿手中夺走时，我的信心变成了沮丧，尽管我也为里根的胜利而感到高兴。

对于我们这些热衷于阿肯色州政治的人来说，克林顿的失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今天，我已认识到阿肯色州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因此我对怀特的胜利就容易理解了。但在1980年，这件事给我的震动经过了好几天才得以平静。这时我坐下来，给克林顿州长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我坚信阿肯色州最大报纸的说法，即克林顿的失败就是阿肯色州的失败。

克林顿州长给我回了一封短柬，上面用细长的字体写道：“谢谢你给我的一封非常好的信。也许我们还会有再次较量的一天。”若干天以后，我接到一封请柬，邀我去参加州长和他夫人希拉里在小石城官邸举行的告别招待会。

我穿上我最好的衣裳——其实在当时并不算好——挎着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詹尼弗·荻弗兰西斯科，在那个约定的星期天下午，驱车去州的首府。我们同比尔和希拉里紧紧地握手，对官邸的富丽堂皇惊叹不已，和其他几百位客人一起挤着去拿点心吃。我和詹尼弗感到没有什么其他事好做，于是又驱车一个半小时回到了拉塞尔维尔。在我们离开前，州长给我们每人一张小卡片，要我们留下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克林顿拖长了声音说，“可能还有下回，我们会用上这些玩意儿的。”

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变得越来越喜欢接替克林顿的那位州长了。也许我对怀特的日渐增加的好感，是由于我自己的日趋成熟和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意识。在1982年，我和我的妻子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参加为共和党募捐的活动。由于我是两家广播电台的新闻部主任，弗兰克·怀特也要同我发展友谊。两年前，比尔·

克林顿谈到的“下回”又来到我的面前，这次我却站在两种政治力量较量的另一边。

正如几乎所有的阿肯色州人期待的那样，比尔·克林顿，这位一向表示知过就改而又目标明确的人，在与弗兰克·怀特的再次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克林顿早先的失败和后来的胜利是本书讨论的题目。总而言之，以下这种说法就已足够了：弗兰克·怀特在1982年秋天的失败，标志着我第一次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立场。

十个月后，我离开了阿肯色州，到得克萨斯州的人材成就研究所开始了我个人的事业。除了有一年休假离开了德州以外——这年我回到阿肯色州，经营我过去曾经为之工作过的两家广播电台——我一直是阿肯色州政治角逐的一名旁观者，尽管我已培养出对它的兴趣。

在过去几年里，我和克林顿不过是偶尔有点接触。在我写这本书以前，已有五年多没有和他谈过话了。但像大多数南方人一样，我一直从远处观察他的事业。说我对他印象深刻，是远远不够的。我从未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吃惊。

对于他，我只能用“敬畏”这个字眼来说明我的感情，而我本能的好奇心驱使我选定这个题目来写书。我笔头笨拙，从不想靠写作发迹。这一点从我写第一本书时的为难态度就可以看出，那本书是有关肯尼迪被害事件的。当时我深信美国公众并不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因此就着手写那本书。当《一个人的阴谋》正在编辑并准备出版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还会写另一本书。

我的第二本书，描写了阿肯色州在1987年圣诞节前后发生的大规模谋杀事件。自事件发生以来，我一直对它怀有兴趣和好奇心，这书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很多最密切的

朋友，都生活在事件发生的中心地带，因此对我的写作来说，这个题目是最适合不过了。顺便提一下，这书将在《克林顿》出版后不久问世。

另一方面，我一直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对克林顿其人，作一坦诚的介绍。鉴于美国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选民们易变的性格，此人很可能成为我们的下届总统。在六个月以前，这还是一个不可能想象的前景。但现在，克林顿看来完全有把握获得民主党的提名，而现任总统的威望又在不断下降，我们必须有这种精神准备，即在1993年，可能由一位新人来领导我们，而对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知之甚少。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考虑。这肯定不是一本非常耸人听闻的书，也不是一本高度批判性的书。我坦率地承认我对这位候选人有敬仰、尊重和爱慕之情。但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共和党人。我希望，我这本书总的调子，能接近某种中间立场。

但克林顿和我们大家一样，也并非完人。由于我在阿肯色州生活过，我曾目睹他给这个州和州政府带来的变化。如果克林顿能在阿肯色州这种政治气候不大好的环境下，作出他已作出的那番事业，那么他在华盛顿特区将能创造出奇迹。

在我看来，我们正需要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我们面临众多紧迫而极端困难的问题。比尔·克林顿如果当选，将能使许多新的想法和宏伟的理想得以实现，同时释放出惊人的活力。我认为，不管在1992年当选的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必须具备这些特点。

我敢肯定，那些对我更加严厉的评论家将会指责我这本书，说它是在政治上向比尔·克林顿讨好。对这种可能的指责，我想只

需提出值得注意的两点考虑,就足够使他们哑口无言了。我和里克·伊德,在阿肯色州参议员卢·哈丁的帮助下,的确曾向克林顿的工作人员提供各种证件(当然还要加上我们同这位州长的友谊),要求他的竞选班子授权我们出这本书。但我们从未得到这种授权。里克和我决定,在并未取得克林顿总统竞选班子默许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工作。如果本书出版时已得到竞选班子的批准,那么,我们想提醒读者注意,本书是在书稿完成之前,而不是以后得到批准的。我们并未因为要求批准,或是因为实际获得了授权,而改变这本书的调子。

其次,我完全满足于作为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去度过我的余生。我敢说,如果要我和凯茜生活在首都,我们将会感到十分不自在。在克林顿当选总统的情况下,我在那里担任任何职务,将会理所当然地被人认为是对我的一种报答。我们宁愿州长自己呆在那里,这对我们来说最好。如果他竞选失败,进不了白宫,我们也同样不可能立即回到阿肯色州。坦率地说,尽管我们是在阿肯色州长大的,我俩中的任何一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会考虑回到那里去。里克·伊德可以自己作出他的决定,但对我来说,即使克林顿有此意向,他也没有什么能给予我作为报答的。

当然,总归有人不这样看问题。对于这些人,我想向他们提出挑战,让他们自己等着瞧吧。如果他们还不满意,那就只好活该了。这本书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是记述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我和他一道旅行的日子。这一章实际上是和最后一章相呼应的。最后一章的主题是,如果比尔·克林顿当选为总统,他可能做些什么。第二章和第三章写克林顿的童年,接受的教育,早年的政治生涯,第一次当州长任期间的情况,他如何败于弗兰克·怀特,以及此后

和怀特在竞选中的再一次较量。

《掌舵的岁月》这一章，逐月记述了克林顿在第二任州长期间的情况，从1983年起一直到现在。里克·伊德和我想把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业绩一一列出。同他对一些问题表明立场的声明一起还有一个附录。所有这一切记录，实际上是读者能借以判断克林顿在华盛顿特区将取得成功还是失败的唯一依据。

围绕州长夫人，新闻界曾喧嚣一时地争相报道。因此，本书加上了短短的一章，介绍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我认为这样考虑是比较周到的。当然，这一章绝非她的一个正式传记。我只是想让读者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对这位出色的妇女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我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当前的经济状况仍不改变，这位妇女就可能成为下一届的第一夫人。

教育是克林顿一贯最关注的问题，因此专门有一章谈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目前人们关心的所有问题，其根源都来自教育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端。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克林顿可能怎样改进我们有毛病的教育制度。

最后一章概括地叙述了克林顿对重大问题的立场，以及他对竞选总统的态度。我把他在母校乔治敦大学几个月里所作的三次演讲稿重印出来，作为附录。正如附录的标题所显示的，仔细地读这些演讲，将会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比尔·克林顿是如何逐渐成长为一名政治家的。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吉米·卡特——他是除比尔·克林顿以外，我所支持的最后一名民主党人——在他197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坦率地对美国人民说，应该是结束种族歧视的时候了。他说得很对。在15年后的今天，我认为也是该结束党派政治的时候了。对

我们美国人来说,要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而进到具有无限潜力的未来中去,唯一途径是抛弃一切旧的政治分歧,为了共同的利益紧密合作。而比尔·克林顿恰恰是想这样做的少数现代政治家之一。在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决定追随他的这条路线。

我不可能有超人的洞察力,无法有把握地判定比尔·克林顿究竟能否获得民主党的提名,能否进入白宫。我的确很难相信,即使身为共和党人的我,会反对他在秋天的当选。不管民主党的全国大会和11月的大选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尔·克林顿都会脚踏实地,准备主动接受他面临的挑战。如果明年的今天,他和希拉里不是在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华盛顿的话,这绝不是因为他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

吉姆·穆尔

于得克萨斯州沃斯堡

1992年1月

1. 为竞选总统的旅行

当你紧倚着机舱窗口的时候,会突然发现,除非你是一名候选人,令人心烦的等待构成了总统选举活动的主要内容。今天你已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呆在头等舱的座位上,身上扣的灰色安全带似乎更加贴身了。再看看表,已是晚上10点了。还得坐两个钟头的飞机,再乘一小时车,才能到达旅馆,这时你才睡得着觉。明天,一切又从头开始,完全和今天一样。

你旁边坐的那个人名叫R·G·拉特克里夫,他的朋友都叫他R·G。此人是得克萨斯州一家大报社的记者。在机舱通道的另一边,两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并排地坐着,他们在低声谈论着什么。由于并非摄影师,他们不坐在靠舱门近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一天的工作几乎结束了,即便如此,离开自己的家也有好几千英里。

当你凝视着新奥尔良阴暗的天空不断向机场跑道倾泻雨水的时候,R·G正在谈论这个州的政治。整天都在下雨,从早晨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举行的募捐集会,到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德里亚同样的集会,还有在该州首府巴吞鲁日议会大厦的访问,一直到最后在新奥尔良整整两小时的逗留,雨一直下个不停。人们茫然地望着黑夜,心想这雨是否会没完没了。

人们并不是想躲着不和R·G谈话,而是对他谈论的话题腻

味透了。今天谈论的一直是政治，政治，政治。昨天也是如此。明天仍然依旧。你真想有一段不谈论政治的时刻，那怕是十分钟也好。

在你背后的第二排座位上，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的杰·兰德尔正在给华盛顿分社打电话，告诉他的老板自己现在何处，下一站将到哪里，何时抵达。今天早上，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他有过一段倒霉的经历，而这种经历是每位有线电视新闻记者迟早都会遇到的。当他的公司要他现场实况转播采访克林顿的新闻时，这位候选人正好不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正准备向全世界播发这条新闻。即便是这种情况，也改变不了兰德尔的处境。他老板的不快当然首先是冲着他来的，这显然是他今晚闷闷不乐的原因。

飞机上的大部分记者，整天忙个不停，时而站着，时而行走或奔跑，时而在雨中跋涉。湿透的衣裳贴在身上，幸好被机上的通风系统很快吹干了。在载有 50 名乘客的飞机上，只有两名飞行员和两名服务员身上是比较干的。当两名服务员穿过机舱向乘客送饮料时，她们衣著整洁，好像是出来参加某种游行演习似的，而在机上的记者们，却活像被游行队伍踩过的那样狼狈不堪。

如果说一般记者都很狼狈的话，那么在机场跑道上活动的摄影师就更糟糕了。他们毫无办法，只好在滂沱大雨中站着。和其他记者一样，他们也在等着那位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从温暖而干燥的登机通道快步走上舷梯并进入机舱。在今天所到的每个城市，从杰克逊、亚历山德里亚、巴吞鲁日，一直到新奥尔良，摄影师都要在克林顿每次离开飞机和登机的时候给他录象。每当他新到或是离开一个地方，摄影师都要记录下他的一举一动。眼下，他们在新奥尔良的机场上已经等了 20 分钟了，他们还得等五分钟，那位候选人